

维京人征服英格兰·唐代吐蕃简史·莫卧儿皇位之争

战争事典

WAR STORY / MOOK 042 18/04
指文烽火工作室 著

奥丁与基督之战

维京人的英格兰征服史

南亚次大陆的命运转折点

莫卧儿皇位继承战争

雪域猛虎的怒吼

唐代吐蕃王朝简史

太建北伐预演

南陈平定江州豪强叛乱



台海出版社

维京人征服英格兰 · 唐代吐蕃简史 · 莫卧儿皇位之争

战争事典

WAR STORY / MOOK 042
指文烽火工作室 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战争事典. 042, 维京人征服英格兰·唐代吐蕃简史
· 莫卧儿皇位之争 / 指文烽火工作室著. -- 北京: 台
海出版社, 2018.4
ISBN 978-7-5168-1797-1

I. ①战… II. ①指… III. ①战争史-史料-世界
IV. ①E1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52576号

战争事典. 042, 维京人征服英格兰·唐代吐蕃简史·莫卧儿皇位之争

著 者: 指文烽火工作室

责任编辑: 俞滢荣
视觉设计: 胡小琴

策划制作: 指文文化
责任印制: 蔡 旭

出版发行: 台海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20号 邮政编码: 100009
电 话: 010-64041652(发行, 邮购)
传 真: 010-84045799(总编室)
网 址: 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E-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字 数: 202千 印 张: 13
版 次: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: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5168-1797-1

定 价: 59.8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录

CONTENTS

前言 / 1

奥丁与基督之战

维京人的英格兰征服史 / 2

南亚次大陆的命运转折点

莫卧儿皇位继承战争 / 103

雪域猛虎的怒吼

唐代吐蕃王朝简史 / 136

太建北伐预演

南陈平定江州豪强叛乱 / 179



前言

PREFACE

千年前在不列颠群岛上，盎格鲁—撒克逊人和维京人之间曾发生过持续两百余年的争斗。从盎格鲁—撒克逊人的迁徙定居、盎格鲁—撒克逊诸国之间的争斗，到维京人的由来，再到两次维京人入侵，尽在《奥丁与基督之战——维京人的英格兰征服史》一文。

《南亚次大陆的命运转折点——莫卧儿皇位继承战争》一文要讲述的，是莫卧儿帝国的第5位皇帝沙贾汗统治晚期在他的4个儿子之间爆发的皇位争夺战。一母同胞、性格各异的四兄弟为了不同的立场而结盟、厮杀、背叛、欺骗。

曾经使唐王朝蒙受大非川战败、安西四镇尽失的耻辱，曾经和东西强国共同逐鹿中亚的吐蕃，其历史发展轨迹究竟如何？《雪域猛虎的怒吼——唐代吐蕃王朝简史》一文将为您讲述吐蕃的发迹、松赞干布的改革和噶氏家族的经营，以及此后的强盛和衰落。

天嘉年间，北朝由于周、齐两国世仇，不断相互攻杀，给陈朝留下了休养生息、巩固统治的良好机会。偏巧此时发生江州豪强叛乱，陈朝相继投入数支主力，最终剿灭豫章熊昙朗、临川周迪、东阳留异、晋安陈宝这四股地方叛乱势力。《太建北伐预演——南陈平定江州豪强叛乱》就回顾了这一系列规模不大、烈度不高又旷日持久的战事。

指文烽火工作室

2018年3月

奥丁与基督之战

维京人的英格兰征服史

作者 / 涂晓烈



在英国早期的历史上，发生过一场另类的“百年战争”，交战双方是盎格鲁—撒克逊人和维京人。这两个民族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他们之间会进行一场持续两百余年的残酷战争？最后的赢家又是谁？本文将带你走进千年前的不列颠群岛，探寻这场战争背后的故事。

迁徙之潮：盎格鲁—撒克逊国家的建立

在叙述盎格鲁—撒克逊人和维京人的战争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前者的历史渊源。

公元前 55 年，恺撒从高卢出发，踏上了不列颠的土地，拉开了罗马人对这个偏远岛屿进行统治的序幕。公元 43 年，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派遣军团出征不列颠。罗马军人沿着恺撒的航路渡过英吉利海峡，征服了不列颠岛的大片土地，并在此建立行省。虽然经历了公元 60—61 年布狄卡女王发起的声势浩大的叛乱，但罗马在不列颠的统治还是逐渐稳固，士兵人数也随之增加。在巅峰时期，大约有 4 万—5.5 万名军团士兵驻扎在这里，占到了罗马军队总人数的十分之一。克劳狄乌斯死后，即位的图密善对不列颠的兴趣不大，撤回了很多部队，但这并不能使罗马军团停下扩张的步伐。公元 83 年，当图密善正怒发冲冠地在皇宫中搜捕皇后的奸夫时，第二奥古斯塔（II Augusta）、第九西班牙（IX Hispana）、第二十瓦莱里亚·胜利者（XX Valeria）和第二辅助（II Adiutrix）军团这 4 个军团在行省总督格奈乌斯·朱利乌斯·阿格里科拉（Gnaeus Julius Agricola）的率领下，拔营北上，寻找不列颠最后的抵抗力量。在格拉皮乌斯山（Mons Graupius），罗马军团击败了聚集在那里的凯尔特联军，1 万余名部落战士横尸疆场，而罗马人的伤亡仅为 360 人。经过此战，不列颠的反抗力量基本瓦解，整个岛屿成为罗马人的囊中之物。然而，命运女神和罗马人开了个大大的玩笑。就在格拉皮乌斯山战役后不久，日耳曼部落对罗马帝国的莱茵前线发动了猛烈的攻击，牵制了罗马人的精力和兵力，让他们无力消化在不列颠北部取得的战果。军团在凯尔特人无休止的骚扰下，被迫放弃了北方的一系列领土和堡垒，逐渐后撤。到了五贤帝时期，罗马人在不列颠修建了两条长城，即著名的安敦尼长城和哈德良长城。前者在 2 世纪末被废弃，后

者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文明世界和蛮族领土的分界线。

在罗马的统治下，哈德良长城以南的不列颠享受了近 400 年的和平与繁荣。拉丁式的城镇被建立起来，大庄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商品经济和国内外贸易十分发达，宽阔耐用的罗马大道贯通南北，军团则在边境地区驻守，赶走一切觊觎这里的外敌。在这样的盛世下，罗马人和当地土著逐渐融合，形成了罗马—不列颠民族。不过好景不长，公元 4 世纪末期，罗马帝国逐渐走向崩溃和衰亡，作为帝国海外行省的不列颠也没能逃脱这个命运。奴隶贸易的萎缩让大农场无以为继，

货币的贬值则让商品经济失去了存在的根基，城市也因为各种原因日趋衰落。最重要的变化是罗马军团的撤离，他们或跟随指挥官争夺帝位，或因为别处战事被调走，让不列颠成了不设防的地区。罗马—不列颠人惊恐地发现，没有了军团的支撑，保护了他们上百年的边境线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屏障：在北边，凯尔特人的旁支皮克特人大举南下，频繁劫掠富饶的南部地区；在西边，苏格兰人从爱尔兰岛渡海而来，占据了大片土地并定居下来；在东边，撒克逊人（Saxons）海盗则蠢蠢欲动，他们勾结在罗马军队中服役的表亲们，时刻准备里应外合洗劫不列颠的沿海城市。

在上述入侵的野蛮人中，来自高原的皮克特人是罗马—不列颠人的最大威胁。罗马人在统治不列颠时发现，一些来自北方的蛮族喜欢用靛蓝色的颜料在身上画出各种花纹，因而称呼他们为皮克特人，意思是“在身上涂抹颜料的人”。从语言学上来看，皮克特人的语言与不列颠凯尔特



▲ 不列颠总督阿格里科拉的塑像，他将罗马人的疆域扩展到了极北之地

人和高卢人的语言相去较远，而与古爱尔兰语较为相近。一些历史学家据此提出，皮克特人可能是来自爱尔兰的移民，或者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在爱尔兰停留了较长时间，受到了古代爱尔兰居民的影响，就像来自北欧的伦巴第人在迁徙至潘诺尼亚后变成游牧民族那样，来自别处的皮克特人也可能在爱尔兰改变了语言和习俗。皮克特人聚居区的分布进一步证实了上述观点，他们的据点密集地分布在奥克尼群岛和苏格兰沿海地区，而在内陆地区则少之又少，这证明了他们的祖先确是渡海而来。

与其他蛮族相比，皮克特人有着令人惊讶的向心力。他们称自己的祖先名叫克鲁特尼（Cruithne），是从西徐亚来到不列颠北部的，并统治了这里100年。在他死后，他把土地分给了7个儿子，于是形成了7个皮克特王国。这一传说本身就体现了皮克特人的统一观念，他们并不认为各个部落是分散独立的，而是认为所有皮克特人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首领。在现实中，的确有7个主要的皮克特部落，它们分别有一位国王和一位副王，后者通常是前者的继承人。在这7个王之上还有两位至高王，其中南方至高王统治法夫以南的4个部落，北方至高王统治法夫以北的3个部落。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一位至高王统领所有7个部落的情况。史学家估计，在遇到战事时，至高王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召集起3000名部族士兵，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动员起超过1万人的大部队，而同时期的萨利克法兰克人依靠3000—5000名士兵就横扫了高卢全境，足见皮克特军队规模之大。

皮克特人的优势不仅仅存在于数量上，他们本身还是勇猛的战士。在皮克特诸部落中，男孩从小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，学会使用剑、矛、斧等各种常见武器。当这些年轻人长大后，一些贵族会来邀请他们加入自己的团队，一起出去烧杀抢掠。在这样一支队伍里，出身高贵的人会骑马驾车作战，出身卑微或家境贫寒的人则充当步兵。皮克特人并不善于使用弓箭，主要的投射武器是标枪。此外他们还从罗马人那里学到了弩的制作以及使用，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远程火力的不足。除了常规的步兵、骑兵和车兵之外，皮克特人还会饲养大型战犬，这些凶猛的狗不仅能担任警戒和追踪的任务，还能在战场上给敌人造成一定的混乱，很多关于战斗的诗歌和壁画中都有它们的身影。

皮克特人虽然勇猛，却也有着致命的弱点。首先，皮克特人的盾牌多为方形

或圆形的小型手牌。这种盾牌轻便结实，在格斗中既可以用来格挡对手的武器，也可以作为一件钝器来击打对手没有防护的身体部位，是攻守兼备的利器。然而，这种盾牌的面积太小，对身体的遮蔽很差。当几件武器同时袭来时，皮克特人不能像罗马士兵那样缩到盾牌后面保护自己，只能选择后退或者躲闪来避免伤害，而这样的行为在人员密集的大规模战场上是很难做到的。第二，皮克特人虽然使用长矛，但是它的长度很短，只有 1.7—2 米，种类也很单一。这使得他们既不能像马其顿人那样组成密不透风的长矛方阵，又不能像日耳曼人那样使用 2.5 米长的双手大戟在近战中大杀四方，只能把长矛作为一件辅助近战武器，和剑配合使用，因此不能发挥它作为长兵器的优势。第三，皮克特人严重缺乏盔甲。在战斗中，皮克特人多袒胸露乳，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确悍不畏死，且希望用身上可怕的刺青威吓敌人，一方面也说明他们没有多少防护器具。事实上，只有国王和他身边的少数亲兵能拥有一身残破的铠甲或皮甲，铁质头盔更是少之又少。这样的缺点在攻城战中尤为致命，守军可以从容不迫地用弓箭、石块、滚木和标枪等各种手段杀伤缺乏防护的皮克特士兵，后者却因缺少合适的远程武器，对躲在墙后的守军无可奈何。综合以上三点因素我们可以看出，皮克特人并不善于正面作战，他们的武器装备让他们更适合进行偷袭和劫掠作战，而不是野战与攻坚。

在外敌频繁入侵的同时，罗马—不列颠人内部也矛盾重重。罗马人撤离后，留下了巨大的政治真空，众多拉丁化的罗马—不列颠贵族为了争权夺利，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内战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也趋于崩溃，民众时常推翻国王，选举新的领袖，贵族也压榨人民，不顾天灾人祸加重赋税。作为精神领袖的原始基督教会对此无能为力，此时的他们还不具备日后教廷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组织力，还只能依附于某些皈依基督的王公，在世俗权威的阴影下提心吊胆地度日，更别提出面调停不列颠人的内部纷争了。

在罗马—不列颠人社会中，城镇生活依然占据较为重要的位置。一些罗马时代建立的城镇衰落了，但另一些则在强势贵族的领导下展现出繁荣的景象。在圣奥尔本等城市中，新的罗马式水管和装饰有马赛克图案的大厅被建造出来，甚至还出现了地下供暖体系和私人浴室，这说明罗马—不列颠统治阶层的生活依旧保持着很高的水平。一些铁器时代先民建立的山顶要塞也被重新利用起来，成了新

的中心城镇。20 世纪 60 年代，考古工作者们在卡德伯里以南的旷野里发掘清理出一座 5 世纪时期的大山寨，它耸立在一座 500 英尺高的山头上，俯瞰整个萨默塞特平原。这座山寨共有 5 层土制城墙，它们从低到高依次排布，每道墙的顶上可能还有过木栅栏，现在已经腐朽，只剩下一些桩子。在山寨的顶端有一块面积达 18 英亩的平地，这是罗马—不列颠人生产和生活的场所，他们的耕地和房屋都在这里。平地的中心部位有一座大厅，可能是领主自己的居所。这种半堡垒式的定居点可以有效抵御皮克特人的骚扰，所以在 5 世纪的不列颠非常多见。

城镇的繁荣使得商业活动能够顺利开展，罗马—不列颠人不仅有着国内贸易，还与很多海外民族有着商贸往来。不列颠主要的出口物有两种：第一种是高品质的锡，不列颠的锡纯度很高，所以很受欢迎，甚至远销东欧和亚洲，以至于拜占庭的文献中直接将锡称为“不列颠金属”；第二种大宗商品是盐，古罗马帝国时期，德罗伊特维奇附近的盐井就被开采出来，和海盐相比，这里的盐含有的杂质少，所以很受帝国上层人士欢迎。罗马帝国退出不列颠后，当地贵族接管了这些盐井，他们将开采出来的盐从陆路运到伦丁尼姆（即今天的伦敦）等港口城市，再远销海外，盐的开采地和港口之间的路则被命名为“盐路”。除此之外，不列颠还出口奴隶、猎犬等一系列商品。不列颠主要的进口商品是葡萄酒和油，以及日耳曼尼亚地区出产的高品质武器。据估计，每年有多达 100 艘来自地中海的船只来到不列颠的南部港口，可见贸易的繁忙。

根据上述信息，一些西方史学家推断此时的罗马—不列颠统治者和军事精英阶层保持了一种特殊的“半封建关系”：领主册封封臣，封臣对领主宣誓效忠，但是维持二者关系的并不是土地，而是来自海外的奢侈品。领主会定期将农民上缴的实物税和海外进口的奢侈品分给部下，并定期设宴款待他们，以此来获得他们的忠诚。这样，罗马—不列颠的统治者们既可以拥有一批封臣，又不至于损失宝贵的土地，可谓两全其美。可是实际上，这种半封建关系是极为脆弱的，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着海外贸易的畅通。一旦商路被切断，领主得不到足够的奢侈品，部下就会生出二心，即便此时领主愿意将土地分封下去，没有管理经验的封臣们也不一定愿意接受。这个危险一直潜伏在罗马—不列颠社会中，并在 5 世纪后半叶成了现实。

公元449年，一位被称为沃提根（Vortigern）^①的不列颠王正在烦恼：皮克特人屡屡南下，劫掠他和他盟友的领土；长城附近的不列颠小王国非但没有制止这种行为，反而一起参与了抢劫；西方，他的劲敌、罗马遗民领袖奥利安努斯（Aurelianus）正在扩张势力，时刻威胁着他的统治地位。面对咄咄逼人的敌人们，沃提根缺乏有效的应对手段，那么该怎么办呢？他想了一个自以为是妙计的解决方案，就是雇佣大陆上的日耳曼蛮族，让他们来为他作战！沃提根为自己的“智慧”欣喜不已，立刻派人渡海去邀请蛮族首领，殊不知他已经亲手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。

沃提根的使者没有空手而归，盎格鲁人（Angles）和朱特人（Jutes）的首领亨吉斯特（Hengist）和霍萨（Horsa）两兄弟响应了他的号召，带着3条船的战士来到了不列颠。他们受到了沃提根的热烈的欢迎，双方马上达成了协议，盎格鲁人作为宫廷近卫住进了沃提根的宫殿，时刻保卫他的安全。不久后，一支强大的皮克特军队南下，进入沃提根领土的北端烧杀掠抢。沃提根立刻集结不列颠军队，和盎格鲁人一起前去迎战皮克特人。亨吉斯特和霍萨率领麾下的亲兵奋勇作战，不列颠人甚至还没来得及出手，盎格鲁人就已经击溃了皮克特人，赢得了战争的胜利。欣喜若狂的沃提根在宫廷中设宴款待亨吉斯特和霍萨，将很多北部的土地赏赐给他们，让他们成为阻挡皮克特人南下的屏障。亨吉斯特接受了这一封赏，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条件：他要送信给还在大陆的同胞，让他们也渡海而来，为沃提根效力。沃提根同意了这一请求。

在发往大陆的信中，亨吉斯特撕下了伪装的面具，他赤裸裸地告诉故乡的日耳曼同胞，不列颠土地肥沃、物产丰富，但是这里的人非常怯懦，所以只要有足够的援军，他们就能赶走这里的不列颠人，自己占据这片沃土！收到亨吉斯特信件的日耳曼人大受鼓舞，除了他的同族外，撒克逊人也参与到了这一冒险活动中去。他们派出了18艘满载着最优秀战士的船前往不列颠，还带上了亨吉斯特美丽的女儿罗威娜（Rowena）。看到这么多新来的移民，沃提根有些担忧，他害怕日耳曼

^① 需要指出的是，沃提根可能不是他的名字，而是一个头衔，这个词在不列颠凯尔特语中的意思是“至高王（High King）”，所以这位沃提根王很可能是不列颠南部诸国的共主。

人的实力过强，会不受他控制。然而，这一切不满在他看到罗威娜后都烟消云散了——他爱上了美丽的罗威娜。在一次宴席上，喝醉了的沃提根向亨吉斯特提出，他想娶罗威娜为妻。亨吉斯特爽快地同意了，不过他同时又向沃提根大倒苦水，说自己在北方的统治十分不稳固，四面八方都是敌人，治下的人民又心向奥利安努斯，不愿意服从自己的指挥。他请求沃提根把他和他的族人安置到南部沿海的肯特，称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安居乐业。沃提根被美色晃了眼睛，失去了判断力，再一次同意了亨吉斯特的请求。



▲ 18世纪画家威廉·汉密尔顿的画作《沃提根与罗威娜》

亨吉斯特和霍萨带着族人来到了肯特。这里位于泰晤士河的河口，土地肥沃，利于种植庄稼，更重要的是，它距离大陆很近，是最佳的登陆地点。亨吉斯特再一次呼唤援军，这一次300条船的大部队跨海而来，加入了他的麾下。羽翼丰满的亨吉斯特不再臣服于沃提根，公然叛变，开始屠杀不列颠人。猝不及防的沃提根遭受了惨重的失败，他在坎特伯雷的王宫也很快陷落。不过，盎格鲁—撒克逊人的残酷行径激起了民众的反抗情绪，他们纷纷拿起武器走上战场，连沃提根的老对手奥利安努斯也加入了抗击入侵的阵营。455年，在埃耶尔斯雷普的战斗中，日耳曼人经过艰难的战斗获得了胜利，但首领之一霍萨战死沙场，普通士兵更是死伤惨重。受到重创的亨吉斯特又要起了鬼点子，他声称要和丕列颠人和谈，邀请后者的首领来和他谈判，商讨具体事宜，并规定双方都不携带武器，以确保人身安全。信以为真的沃提根和奥利安努斯带着300名丕列颠贵族空手赴会，却不知亨吉斯特让部下偷偷把短刀藏在了鞋子里。等到宴会进行了一半的时候，撒克逊人突然发难，杀死了所有赴会的丕列颠人，丕列颠贵族之花在此凋谢。

阴谋得逞后，亨吉斯特率领盎格鲁—撒克逊人乘胜追击，群龙无首的丕列颠人一败涂地，彻底退出了肯特，像躲避野火一样躲避撒克逊人，而亨吉斯特自己则在这片土地上称王，建立了肯特王国。看到亨吉斯特获得了成功，其他盎格鲁—撒克逊人也依法炮制，纷纷乘船来到丕列颠，占山为王。对于丕列颠人来说，覆

灭似乎近在眼前了。领主们失去了肯特地区的港口，他们虽然依旧控制着盐和锡等大宗出口商品，却不能用它们换来足够的海外奢侈品以维持手下的忠诚，东南部肥沃的土地也落入侵略者之手，政治经济体系渐渐崩溃。于是，一些不列颠人渡海逃亡到布列塔尼，留在故土的幸存者则在屠刀之下战战兢兢地生存着，提心吊胆地等待着不可避免的末日。

盎格鲁—撒克逊人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多胜利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的军制较为优秀。与皮克特人和罗马—不列颠人相比，盎格鲁—撒克逊人的军队规模要小一些，但他们的组织要紧密得多。盎格鲁—撒克逊军队中最精锐的是首领的个人卫队——“Hearthweru”，意为“壁炉边的守卫”。卫队成员叫哥赛斯（Gesiths），意为“伙伴”。从称呼中可以看出，这些人和首领的关系十分密切，和他同吃同住形同兄弟，他们的武器装备也全部来自领主的赏赐和战斗的缴获。哥赛斯和领主之间有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，所以他们不会像罗马—不列颠人的军事精英阶层那样轻易背叛主君。他们在战斗中甚至会分出几个人只持盾牌不拿武器，专门保护主君的侧翼和后方，丝毫不顾及自身的安危，其忠诚度之高可见一斑。另一方面，“炉边守卫”带有很强的常备军性质，所以盎格鲁—撒克逊人面对战争时，不需要像皮克特人那样花费时间召集部队，而是随时准备作战。盎格鲁—撒克逊军队中的普通士兵则来自刻尔（Ceorl）阶层，这些人都是自由民和小土地所有者，对土地的渴望促使他们团结在领主和“炉边守卫”的大旗下，向不列颠人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攻击，战斗意志远强于半农民半奴隶的底层不列颠人。

盎格鲁—撒克逊人最主要的武器是矛和盾牌。和皮克特人的短矛小盾不同，盎格鲁—撒克逊人使用的是长矛大盾，非常适合集团作战。当面对不列颠人骑兵的冲击时，他们会组成紧密的方阵，遏止对方的冲锋。剑在盎格鲁—撒克逊社会中属于奢侈品，只提供给贵族和他的哥赛斯使用。就算是在最富裕的肯特地区，也只有22%的墓葬中有剑陪葬，而在贫穷的北方这个比例下降到了3%。远程武器上，盎格鲁—撒克逊人的选择比皮克特人还要贫乏，后者至少还有弩弓可以使用，前者除了少量的投矛之外，几乎没有任何远程打击手段。盎格鲁—撒克逊人还极度缺乏甲冑，只在几个王公的墓葬中发现了少量的链甲和头盔，而且它们制作精美，更像是仪式用品而非战场上的防具。可能普通士兵所能依靠的唯一防具，就是手



▲ 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一柄铁质“Seax”，“Seax”也是撒克逊人（Saxon）这一名称的来源

中的盾牌了。总体上来说，盎格鲁—撒克逊人的装备是比较单一而简陋的，这是他们的主要弱点。不过，他们的蛮勇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装备的不足，缴获自罗马—不列颠人的武器也可以弥补一些装备上的弱点，所以在征服战争初期，他们的弱点还没有表现出来。

在盎格鲁—撒克逊人的冲击之下，几乎所有罗马—不列颠人都陷入了绝望。然而，上帝其实并未抛弃这个苦难的民族。在亨吉斯特屠杀不列颠贵族之时，老奥利安努斯的两个儿子因为过于年幼而没有参加宴会，捡回一命，他们的名字是安布罗修斯·奥利安努斯（Ambrosius Aurelianus）和尤瑟·潘德拉贡（Uther Pendragon）！

作为传说中亚瑟王的叔叔和生父，安布罗修斯和尤瑟的身世是部分可考的。生活在5、6世纪之交的不列颠僧侣吉尔达斯在其著作《不列颠的毁灭》（*De Excidio et Conquestu Britanniae*）中记载了很多关于安布罗修斯的事迹，而尤瑟的名字则在古威尔士诗歌中被多次提及。诚然，关于亚瑟王的故事大多为虚构，然而考古发掘的结果证明，的确有一位强有力的罗马—不列颠人领袖在5世纪末击败了撒克逊人，让后者的侵略暂停了接近半个世纪之久，这位领袖与安布罗修斯和尤瑟的关系十分密切。为了行文的流畅，我们就暂且将这位无名的罗马—不列颠人领袖称为亚瑟，叙述他的事迹。

吉尔达斯声称，安布罗修斯的家族十分尊贵，他的祖先曾经身穿紫袍，而穿着紫袍是罗马皇族的特权，所以很多史学家据此推断，安布罗修斯可能出自某位罗马皇帝的远支。有人认为这位皇帝就是著名的鲁奇乌斯·多米提乌斯·奥勒良安努斯（Lucius Domitius Aurelianus）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“世界光复者”奥勒良



▲印有奥勒良皇帝头像的钱币

(Aurelian) 皇帝。他结束了罗马帝国的 3 世纪危机，灭掉了高卢帝国和帕尔米拉王国，重新统一了罗马。在征讨高卢的过程中，他的旁支很可能进入了不列颠，并在这里生根发芽。另一些史学家则认为，安布罗修斯和尤瑟的

祖先不是皇族，而是一个生活在 4 世纪、地位同样崇高的名叫圣安布罗修斯的米兰大主教。他的家族在不列颠很有影响力，是当地的豪族。

不管哪种假说为真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，安布罗修斯和尤瑟的确出生在一个非常高贵的家庭中。他们的父亲老奥利安努斯被亨吉斯特杀害后，兄弟二人并未因仇恨失去理智，而是向西逃去，积蓄力量准备反攻。安布罗修斯逃回了他父亲的大本营巴斯（Bath），这座城市坐落在今天的萨姆赛特郡的埃文河（River Avon）河谷中，因为温泉和罗马浴场得名。在盎格鲁—撒克逊人入侵的浪潮中，巴斯由于位置偏西，受到的影响较小，所以很多东部的难民纷至沓来，反而增加了此处的人口。到达巴斯后，安布罗修斯立刻安顿难民，并在这些人中选拔士兵，用罗马军队的方式训练他们，他再从中挑选勇武过人者组成自己的卫队，称之为“combrogi”，意思是“国人同伴们”。这支卫队是一支规模不大但骁勇善战的骑兵，他们和晚期罗马帝国的骑兵十分相近，装备有长枪、斯帕沙长剑（spatha）、鳞甲和骑兵盔等。

有学者指出，这支骑兵部队很可能受到了萨尔玛提亚人的影响，甚至它的部分成员就是萨尔玛提亚人的后裔。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，早在马可·奥勒留（Marcus Aurelius）统治的年代，就有约 8000 名萨尔玛提亚人加入罗马军团，其中有至少 5500 人来到了不列颠戍边。4 世纪时，这支部队的规模大大缩水，但仍有 500 名萨尔玛提亚骑兵驻守在今天的兰开斯特（Lancaster）附近，并一直持续到了西罗马帝国灭亡。萨尔玛提亚人的某些习俗也和亚瑟传说非常接近，比如，希腊历史学家阿米亚诺斯·马塞里努斯（Ammianus Marcellinus）记载过萨尔玛提亚人的一种特殊祭祀仪式，他们将剑拔出鞘，插在一堆隆起的泥土里，再宰杀牛

羊供奉给剑，这与石中剑的传说简直不谋而合。除此之外，萨尔玛提亚人在战斗中使用的龙旗（Draco）也和亚瑟传说中的龙极为相似，圆桌骑士也与草原武士有很多共同点，所以亚瑟王时代的精英骑兵们很有可能受到了萨尔玛提亚人的影响。

尤瑟没有和安布罗修斯一起前往巴斯，他继续向西，往今天的康沃尔地区进发。他的目的地是一座海边的要塞——廷塔杰尔（Tintagel）。这座堡垒坐落在康沃尔北部的一个小半岛上，该半岛与大陆仅有一条险要的陆桥相连，是易守难攻之地，又有港口可以停靠船只，所以该地既是军事堡垒，也是康沃尔地区的财富和贸易中心。关于尤瑟在这里的活动，蒙茅斯的杰弗里（Geoffrey of Monmouth）在其著作《不列颠诸王史》（*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*）中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在一次宴会上，尤瑟看上了廷塔杰尔统治者康沃尔公爵的夫人伊格赖因（Igraine），他恳求魔法师梅林帮忙，梅林就把他变成了公爵的样子，趁着公爵外出的机会，他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城堡，和伊格赖因相会，并让她怀孕，这个孩子就是日后的亚瑟王。这个传说当然与真实情况相距甚远，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瞥见历史真相的一角。尤瑟到了康沃尔后，很有可能依靠自身的勇武成了军事精英阶层的一员，当老统治者战死或者因病去世后，他迎娶了守寡的遗孀，顺利成了廷塔杰尔的主人。不久之后，他的儿子亚瑟，也在这座海滨城堡里悄然降生了。

当安布罗修斯和尤瑟培植自己的势力时，盎格鲁—撒克逊人对不列颠的进攻并没有停止。473年，亨吉斯特和霍萨的儿子埃什继续攻打不列颠人，将战线进一步向内陆推进。而在南部沿海，新的撒克逊入侵者驾船到来。477年，一位名叫埃拉（Aelle）的撒克逊首领和他的3个儿子——基门、乌伦金、奇萨一起来到不列颠，在今天的苏塞克斯（Sussex）郡沿海登陆，并用大儿子的名字将登陆点命名为基门索拉，意思是“基门的海滩”。他们一上岸就开始驱逐不列颠人，占据了他们的土地，建立了苏塞克斯王国。

488年时，年迈的亨吉斯特去世了，这位诡计多端而又残忍好杀的开国君主没有留下子嗣，王位落到了埃什头上。在亨吉斯特死后，苏塞克斯的埃拉接过了统帅的大旗，发动了对不列颠人的新一轮攻势。他先是带领军队包围了安德雷兹切斯特，该地有罗马人建立的堡垒，是不列颠人在东南部最后的据点。经过长期的围攻，埃拉终于在491年攻克了这个据点，并屠杀了其中所有的不列颠人，没有